



NAGUIB MAHFOUZ

纳吉布·马哈福兹研究

谢 杨·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吉布·马哈福兹研究 / 谢杨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227-06518-0

I. ①纳… II. ①谢… III. ①马哈福兹(Mahfouz, Naguib 1911-2006) - 文学研究 IV. ①I41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8838 号

纳吉布·马哈福兹研究

谢 杨 著

责任编辑 丁 佳

封面设计 晨 皓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nxpp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9391 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3429

开 本 720 mm×980 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6518-0/I·1709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纳吉布·马哈福兹研究不仅是阿拉伯文学界特有的现象,事实上,在整个阿拉伯文化史的框架里,都是无法回避的存在。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都无法否认马哈福兹对于 20 世纪埃及文学、文化的经典意义。由此,他自然也成为了一位“被研究得较充分的作家”,关于他的研究资料在埃及早已汗牛充栋,中国也不乏译介或论述,马哈福兹研究已经成为内涵颇为丰富的、复杂的显学。

然而,长期以来,马哈福兹既有被各国广大读者赞叹钦佩的一面,也有被不断误读的一面。对于中国人来说,能否正确解读马哈福兹仍然是一个问题,他在哲学、宗教方面的造诣很高,更何况我们对埃及现当代的思想和历史还知之甚少,这样往往容易造成误读,甚至是读不懂。为了从学术角度对马哈福兹文学进行严肃解读,廓清其创作思想的基本构成,本书以解读马哈福兹小说文本为基础,结合作家的思想与人生经历,挖掘马哈福兹文学创作的精神本质及作家表现这些本质的诗学手段。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导论概述马哈福兹文学成就、文学思想的重要价值,梳理当前研究概况,提出本书的主要内容、方法、创新点和逻辑框架。

第一章分析马哈福兹思想的构成。寻求埃及民族现代复兴的路径是马哈福兹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在他看来,法老文明中蕴含着民族复兴的源头,可以由此开启民族复兴的现代契机。他以自由与公正这两大价值观为基点,不断探索如何革新埃及国民的精神状态、如何建立新的社会。

第二章探讨马哈福兹思想的哲学基础。马哈福兹不仅深入钻研过伊斯兰哲学,还接触了西方现代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社会主义,深受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等哲学家的思想的影响。梳理、分析马哈福兹思想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与认识马哈福兹的文学思想。

第三章分析马哈福兹思想的宗教渊源。第一节分析认为作家对宗教的皈依逐渐变成一种道德和情感的需要,他肯定宗教的积极意义,批判宗教文化中保守僵滞的消极因素。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上,他强调两者之间的互补性。对待不同的宗教,他呼吁秉持宽容理解的立场。第二节分析了作家对伊斯兰苏非主义的特别关注。

第四章分析马哈福兹小说的宏大叙事。他的文学创作充分体现出时代和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和文化精神结构。他始终将埃及历史的解读、国家意识的弘扬、民族生存发展的渴望、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等诉诸于宏大叙事。民族主义、科学主义、人本主义三大思想始终是贯穿其作品宏大叙事构建过程的主线,这在第一节中具体分析。其宏大叙事的结构性因素包括了遵循政治生活逻辑、叙评政治人物、场景描写、时空跨度等四个方面,这在第二节论述。第三节探讨他如何将民族国家宏大叙事与普通人物日常生活相结合,以个人化的切入角度,表达了对历史与现实、对世界与个体的独特经验与理解。

第五章归纳了马哈福兹小说的时空机制。第一节总结认为作家在创作中以日常时间为基础,从历史时间、心理时间、模糊时间等多个维度的时间进行叙事,他打破日常时间的凝滞性与循环性,将辉煌的过去、荒诞的现在、未知的将来融合在一起,使得小说渗透着历史和人生悟性的悲怆,反映出对生存与秩序的渴望。第二节探讨马哈福兹的空间艺术。空间是马哈福兹小说人物塑造和主题深化的场域,具有物理、人文、心理和宗教等多维属性。咖啡馆在马哈福兹作品和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它表现出强烈的时空主体性,这在第三节进行具体分析。

第六章探讨马哈福兹小说的主题叙事。死亡、性爱、梦境、父权等重要主题不仅贯穿了作家的大部分作品,更与他的政治哲学诉求紧密相关。第一节“死亡叙事”既源于作家精神层面的本能因素,更源于埃及特定历史背景下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悲剧性体验。该节从不同角度对马哈福兹的死亡叙事进行分析:从死亡形式论出发探讨死亡风景在不同作品中的表现及审美差异;从死亡本体论出发探讨作家对文学中死亡的思考和艺术意蕴;从死亡价值论出发分析死亡意识与哲学、文学、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的关系。第二节“性爱叙事”展示作家从伦理、历史、哲学高度对性爱的理性思考,一方面他实现了人本意义的价值建构,使人

认识生命活动的存在意义、实现方式、价值标准以及性爱与人类物质、精神生活的关系。另一方面,他通过对性爱的表现、对深层人性的开掘隐喻当时社会的压抑,使之成为埃及社会和文学进步的表现。第三节“梦境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的内心图景,作为他看待和思考各种问题的独特视角,包括对存在的确认,对现代与传统、历史与记忆的思考。第四节“父权叙事”对马哈福兹多部小说中呈现的父权意识、父权叙事模式进行了梳理分析,目的在于揭示父权意识与其文学思想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不同作品在这一主题方面所具有的内在共通性。被英国殖民者占领下的主权丧失被具象化为一种更直接的父权丧失、精神归属的丧失、身份认同的焦虑。父权叙事由此寄托了马哈福兹重建社会秩序、重建个人精神信仰的文化理想。

第七章分析马哈福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本章对作家笔下重要的人物群体进行分组,选取宗教人物、知识分子、女性人物、街区头人以及庸众、上埃及人和犹太人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等五组人物来分别进行分析,着重展示马哈福兹小说人物群体的社会状态。

第八章总结马哈福兹的其他创作,梳理他创作过的专栏评论、电影剧本、戏剧等。

本书在引用马哈福兹的原著进行翻译时,参考了国内阿拉伯语界前辈们的部分译著,均已在参考书目中列出。其余例证则为作者个人所译。由埃及书局出版的马哈福兹小说大部分都有较多版次,同一内容在不同版次的页码相差较大,为了方便读者从中文版或阿拉伯文版中查找,本文引用原文时一般标注章节,对于没有章节编号的作品如《就剩一小时》《古希图穆尔咖啡馆》等则注明页码,版本在参考书目中说明。由于学识和时间所限,本书错误纰漏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读者指正。

目 录

导 论	001
第一章 马哈福兹思想的构成	010
第一节 马哈福兹思想的根本出发点	010
第二节 马哈福兹思想的两大价值观	024
第三节 影响马哈福兹思想的因素	030
第二章 马哈福兹思想的哲学基础	040
第一节 在哲学与文学之间	040
第二节 影响马哈福兹的西方哲学流派	045
第三节 马哈福兹小说中作为结构要素的哲学思想	054
第四节 马哈福兹小说意义层面的哲学内涵	071
第三章 马哈福兹思想的宗教渊源	082
第一节 马哈福兹的宗教观	082
第二节 马哈福兹的苏非主义	090
第四章 马哈福兹小说的宏大叙事	099
第一节 马哈福兹小说构建宏大叙事的思想主线	099
第二节 马哈福兹小说宏大叙事的结构性要素	120
第三节 马哈福兹小说在历史与日常之间的言说方式	145

第五章 马哈福兹小说的时空机制	158
第一节 马哈福兹小说的时间	158
第二节 马哈福兹小说的空间	176
第三节 马哈福兹小说时空的主体性——以咖啡馆为例	197
第六章 马哈福兹小说的主题叙事	207
第一节 马哈福兹小说的死亡叙事	207
第二节 马哈福兹小说的性爱叙事	225
第三节 马哈福兹小说的梦境叙事	234
第四节 马哈福兹小说的父权叙事	245
第七章 马哈福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258
第一节 马哈福兹小说中的宗教人物	259
第二节 马哈福兹小说中的知识分子	269
第三节 马哈福兹小说中的女性人物	281
第四节 马哈福兹小说中的街区头人	305
第五节 马哈福兹小说中寓言式的反面人物	312
第八章 马哈福兹的其他创作	322
第一节 马哈福兹的专栏评论	322
第二节 马哈福兹的电影与戏剧	325
结 语	330
参考书目	331

导 论

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2006年),全名纳吉布·马哈福兹·阿卜杜勒·阿齐兹·易卜拉欣·艾哈迈德·巴夏,是为阿拉伯文学赢得世界关注的埃及著名作家,其诸多作品已被译成各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广为传播。马哈福兹开创了阿拉伯小说的新走向,其魅力不仅在于其文学创作的技巧或形式,更在于其充满智慧思考的文学思想。他终其一生诠释了文学本身“把握永恒变化着的历史和现实的能力”^①。自1928年发表有关哲学和文学的短文开始,直至2005年《痊愈期间的梦》结集出版,他创作的小说包括3部长篇、30部中篇、19部短篇集(短篇小说共223篇),此外还有不少电影及戏剧剧本等。他先后获得了古特·古卢比奖(1943)、教育部奖(1944)、阿拉伯语协会奖(1946)、国家文学奖(1957)、一级勋章(1962)、国家文学表彰奖(1968)等几乎埃及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并在198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对马哈福兹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论历来是埃及乃至阿拉伯文学界乐此不疲的事情。迄今为止马哈福兹文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经历了从全面述评到专题研究、从文本解读到跨学科探讨的过程,研究内容覆盖了马哈福兹小说创作理论、创作实践和他的思想、生平以及影响等诸多方面。当然其中的问题也不少,可以说是当代阿拉伯文论现状的缩影。

直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埃及评论界才开始关注马哈福兹的创作,这距离马哈福兹投身文学已经十年有余。最初开始关注并研究马哈福兹的是著名评论家赛义德·古塔布和安瓦尔·麦阿达威,两人的评论都发表在《使命》杂志上。马哈福兹的巨著《三部曲》于19世纪50年代问世,尽管这一时期的埃及报纸上也有一些相关的访谈和报道,但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极少。目前可考的文献中仅有一本是19世纪50年代末出版的译作,即1959年由纳兹米·鲁戈博士译成阿拉伯文出版的东方学家Jacques Jomper的著作《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三部

^①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曲》，这本小册子只简要介绍了三代人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严格说来尚不能算作埃及的研究成果。

19世纪60年代马哈福兹研究开始起步，成果以论文为主，就单部作品的研究较多，多出自一些著名评论家之手，如路易斯·爱德华、阿巴斯·萨利哈等；专著仅有格里·舒克里的《归属——纳吉布·马哈福兹文学研究》（1964）和纳比尔·拉盖卜的《纳吉布·马哈福兹的艺术形式问题》（1967）等。

19世纪70年代马哈福兹研究进入发展时期。1970—1979年出版的相关专著约有12部。虽然马哈福兹研究在这一时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体系和规模，但基本上是以作家为中心，把作品看作是他个人意图的外化，通过作品来阐释他的内心世界。在这一阶段，他创作中的象征主义、伊斯兰思想等开始得到较多关注。

1980—1988年获奖前的马哈福兹研究发展缓慢，著作相对较少，仅10本左右，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也是在这一阶段出现的，如希扎·高希姆的著作《小说结构——对纳吉布·马哈福兹三部曲的比较研究》（1984）、阿卜杜·穆哈辛·塔哈·白德尔的著作《纳吉布·马哈福兹：见解与手法》（1984）等。

从马哈福兹获奖后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是马哈福兹研究的快速发展且多产的阶段。马哈福兹获奖当年和次年出版的论著就达26部（不包括旧书的再版），更不用说各种媒体的大量报道。埃及这种空前的热情持续了8年之久（1997年一年仍有8部作品出版，此后两年很少），整个19世纪90年代有31部专著出版。

从整体来看，马哈福兹研究涵盖了传记研究、社会学批评、形式批评、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立足于实证性、资料分析的“人与作品”这一传记式研究方法和注重作品社会、历史背景的社会历史研究法仍然占据着研究方法的主流，如拉贾·纳高什、杰马勒·基塔尼、格里·舒克里等人的访谈录。可以说，传记式研究法、社会历史批评方法长期以来是马哈福兹文学研究的主线。这类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出现了不少相似或重复的研究。

马哈福兹从19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就接受了大量采访，获奖后的相关报道、访谈更是经常见诸报端。自1958年10月14日杂志《鲁兹·尤素夫》发表《作家与他表达的阶层》开始，见于《共和国报》《晚报》《消息报》《十月》《广播电视》

《最后一点钟》《图画》《新月》等,约 438 篇。^①大部分文章都是关于他的新书出版介绍、个人近况、生日庆祝、各种会见、与记者的对话等。这样的对话体批评形式对埃及文学批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陈骏涛指出的,“‘访谈录’或‘对话录’是对话体批评的一种,这是一种既能亲近作家又能走进读者的形式”^②,然而其中有一部分访谈录浮于表面、不得要领,发表评论的很多记者甚至根本没有读过相关作品。

在大量的访谈录中,艾哈迈德·阿提耶的《和马哈福兹在一起》(1971)、杰马勒·基塔尼的《马哈福兹在回忆》(1980)、拉贾·纳高什的《纳吉布·马哈福兹文学与生活回忆录》(1998)等通过访谈录音整理的材料比较翔实可信。另外,穆罕默德·萨勒马维对马哈福兹进行的访谈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俩的对话内容自 1994 年 12 月 22 日起每周四在《金字塔报》发表,作家谈论的话题涉及诸多领域,如恐怖主义、埃及历代领导人、民族主义,到 2006 年 4 月 27 日《紧急法有什么用?》为止,一共 500 篇,不包括 2006 年 8 月 17 日《当纳吉布·马哈福兹逃离了诺贝尔先生》,8 月 31 日《是真主赋予存在以意义!》。^③这些访谈录提供了接近作家的另一种观察角度,关注其创作故事及其对作品的自我解读。作家对于创作的“再叙述”展示了自己文学人生的方方面面,包括成长经历、创作心得、思想观念以及对重要作品的不同解读等。这些深入细致的访谈和对话著述为进行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和保存价值。为口述史与文学史、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样本。其重要意义正如王尧指出的:“当我们以口述史的方式进入‘当代文学史’时,我们即获得了一条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场所的途径,这使我们有可能在书写历史时重建文学史的时间与空间,并且激活口述者的记忆。”^④

在马哈福兹小说理论研究方面,其创作理论和批判方法得到了研究者的较多关注。相对于马哈福兹早期的浪漫主义和后期的现代主义创作(马哈福兹本人和一些研究者们将此称为新现实主义)而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历来受到

①③该数据根据埃及书目服务与学术统计中心:《纳吉布·马哈福兹:见于各刊物的作品目录》统计得出,开罗:民族书籍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147~187,93~117 页。

②陈骏涛:《精神之旅——当代作家访谈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4 页。

④王尧:《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初探》,《江汉学刊》,2005 年第 4 期。

更多重视,学者们将他的现实主义划分为批判现实主义、外在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不同种类。这类创作理论研究在早期就出现了不同声音的论战,如伊德瓦尔·赫拉塔认为,“马哈福兹的艺术基本上不是现实主义艺术”,因为他笔下的人物,尤其是祖辈、父母辈们的形象“是人性理想模式中的主要代表”,他们已经超越了现实。^①马哈茂德·艾明·阿莱姆的看法则相反,他认为“马哈福兹的艺术与现实的紧密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他笔下的人物是“成熟的社会典型”,人物“个人的心理特点与社会发展、思想进步融合在一起”。^②对主要人物、典型性格分析是这类研究者考察作品的重要内容,他们对埃及现实与马哈福兹的作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马哈福兹曾长期被定义为现实主义作家,但随着他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问世,这一提法逐渐被较多研究者否定。从小说《新开罗》(1945)开始,他塑造的人物主要为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通过人物的生存状态或精神状态来透视复杂的历史景象和当时埃及社会关系的构成。正是由于这些作品的“典型性”符合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界定标准,而被称为现实主义小说。对于《三部曲》以后的创作,马哈福兹自己则称之为新现实主义,不少研究者也沿用了这一提法。马哈福兹表示“新现实主义写作的动机是某些思想和感受,面向现实,使其成为表达这些思想和感受的手段”^③。联系他的作品可以发现,这种新现实主义实质上就是人性主义,一种对人生和社会的哲理思考。在研究中采用“新现实主义”这一提法显然不够严谨,对后期作品的概括过于笼统。就马哈福兹的现实主义而言,它出现在 20 世纪中叶,与 19 世纪中叶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现实主义势必不同,马哈福兹融合了内心独白、意识流等在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中不曾有的手法,同时也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那套话语成规。面对马哈福兹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超越,与之相关的研究也不能局限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框架内。

有关马哈福兹小说创作实践的研究,焦点相对集中在对他的艺术手法和作品结构的考察分析上。研究者们对他的早期历史小说的创作艺术批判较多,大多数人认为这三部作品的缺陷不仅在于没有给读者留下适当的文本空间,作家

①【埃及】伊德瓦尔·赫拉塔:《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世界》,埃及《杂志》,1963 年 1 月。

②【埃及】马哈茂德·艾明·阿莱姆:《洞察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世界》,开罗:埃及图书总署,1970 年,第 63 页。

③【埃及】尤素夫·沙鲁尼:《三位长篇小说家》,开罗:埃及图书总署,1980 年,第 17 页。

个人的声音比较明显；而且一些多余的细节描写也明显地游离于主题之外；另外，对标准语的使用也显得僵硬。接下来发表的《汉·哈利利市场》《蜃景》也受到过不少指责。这些批评认为马哈福兹在早期创作中对于战争、疾病、死亡这样沉重的主题缺乏驾驭的经验，语言风格也显得过于书卷气。直到《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第三部分《甘露街》的出现，研究者们才一致认为马哈福兹的风格出现了转折，语言也有了质的飞跃。关于马哈福兹的艺术风格，拉贾·纳高什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类比：马哈福兹早期的创作风格像托尔斯泰，后期（指《盗贼与狗》之后）则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①叶哈亚·哈基、贾比尔·阿斯福尔都对此表示认同。^②在作品结构的分析上，以易卜拉欣·法特希为代表的大部分研究者认为马哈福兹的各部作品貌似结构不同，实则共有一个总体框架、都受到同一种深层结构的控制，也就是说所有的作品都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大作品、一个有规律的体系。但“新批评”流派的马哈茂德·鲁贝阿则在《小说阅读：纳吉布·马哈福兹作品选读》中表示：马哈福兹的每部作品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与其他作品之间不存在联系。^③希扎·高希姆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理论对《三部曲》小说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其著作《小说结构——对纳吉布·马哈福兹三部曲的比较研究》（1984）是一部备受学者们推崇的力作，它和纳吉·纳吉布的《托马斯·曼和马哈福兹的跨代小说》（1982）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代表成果，表明埃及的马哈福兹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民族范围，研究视野不断开阔。

长期以来，就马哈福兹的小说创作阶段如何划分的问题，也让学者们争论不休。大部分人都将他的创作生涯划分为几个阶段，认为他每个阶段都在追随一种文学流派，故用创作的主要倾向来命名该阶段。如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提到的是“三阶段”法，即历史浪漫主义阶段、现实主义阶段和新现实主义阶段。当时马哈福兹的“诗化小说”还没有出现，只是在一些小说中有一点诗化倾向，与《街区轶闻》这样的“诗化小说”还有较大差别。这一划分法到 20 世纪 90 年代在以拉贾·纳高什为代表的研究者手中得到完善，他们认为至少应分为四个阶段：

①【埃及】拉贾·纳高什：《纳吉布·马哈福兹的爱》，开罗：埃及旭日出版社，1995 年，第 254 页。

②【埃及】贾比尔·阿斯福尔：《解读对马哈福兹的评论：早期观点》，埃及杂志《四季》，1981 年 4 月。

③【埃及】马哈茂德·鲁贝阿：《小说阅读》，开罗：埃及安吉鲁书店，1989 年，第 12 页。

初期为历史小说阶段、早期为现实主义小说阶段、中期为象征主义小说阶段、后期为诗化小说阶段。^①第二种意见认为应该按不同主题划分为历史题材小说、社会题材小说和人性主义题材小说、哲理题材小说。评论家穆斯塔法·白尤米在反驳“阶段划分”时指出:“作家在创作生涯中不可能限定自己在某一阶段创作什么题材的小说,创作过程也意识不到这一点,只能说有个主要倾向而已,不能用一个提法囊括整个阶段的所有作品,例如 80 年代创作的《千夜之夜》《伊本·法图玛游记》都是历史题材小说,就不能归为第四个诗化小说阶段。”^②这种划分的支持者还有阿卜杜·穆哈辛·塔哈·白德尔和易卜拉欣·法特希等。

第一种划分法尽管能突出每个阶段作品的主要特点,但是初期至后期这样的四个阶段划分应该是针对作家的创作艺术从生涩到成熟的发展过程而言,如果用于作品研究,即便对初、早期作品可以适用,对中后期融合了多种艺术手法的作品恐怕也会以偏概全,同时这种划分也忽略了作家创作的规律。马哈福兹于 20 世纪 60 年代曾对评论家福阿德·德瓦拉说,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现实主义作家,是从评论家们笔下才知道的。^③在实际研究中,这种提法也带来了尴尬:如心理小说《蜃景》(1948)就曾让一些研究者左右为难,只好又划出了“心理分析阶段”,而此“阶段”也仅此一部作品而已。相比之下,第二种划分法要更为科学一些。

至于马哈福兹的思想研究,如他的政治观、女性观、革命观等,历来受到重视。与宗教相关的研究,探讨较多的是他对苏非主义的关注。在研究他的思想时,由于研究者们受到自身立场及其他内在条件的局限,往往将自己的观点凌驾在学术之上,通过对其思想的评判而否定他的创作:“马哈福兹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不去反映为了生存而奋斗的社会新生力量。”“他记录的是他那个阶层的悲剧,看不到更远。”“马哈福兹的世界观是机械的,认为世界按照不变的规律静止……作品停留在表面,实质上很空洞。”持相反观点的人则认为他是“最理解中产阶级的作家、最能反映他们的问题”。同时有人认为他是埃及第一位社会主义作家,也有人将他定为伊斯兰主义作家,还有人认为他从创作《命运

①【埃及】拉贾·纳高什:《纳吉布·马哈福兹的爱》,开罗:埃及旭日出版社,1995 年,第 254 页。

②资料来源于笔者 2005 年 5 月 22 日在开罗阿拉伯研究中心对白尤米的访谈录音。

③埃及《作家》杂志,总第 22 期,1963 年 1 月。

的嘲弄》开始到后来的所有作品就一直是一位爱国的进步主义作家。

自 20 世纪 60 年代马哈福兹研究兴起时,作为研究的主要形式的评论文章常刊登在几家大报或杂志上。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金字塔报》《晚报》《今日消息》《文学》《作家》《杂志》等数十种报纸杂志上有关马哈福兹的文章达 118 篇,登载的访谈约 36 篇,撰稿人大多为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评论家。如塔哈·侯赛因写过《〈宫间街〉》和有关探讨《米德格胡同》的《我们的现代文学》,阿巴斯·萨利哈在 1959 年就写过 5 篇关于马哈福兹的文章,而尤素夫·沙鲁尼、路易斯·爱德华也写过不少有关马哈福兹的文章。不过后者对马哈福兹的抨击较多,一个公开的原因是:马哈福兹坚持使用标准语创作,与爱德华对土语的热情呼吁背道而驰。

此后,随着马哈福兹研究走向系统化、扩大化,不少学者纷纷投入其中,队伍不断壮大。从研究类型上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作品形式研究。研究者们大多从事有关创作技巧手法、作品结构、小说语言、叙事、电影改编等方面的研究,在文学或语言学某一支的学科体系下进行探讨,分析方法严谨,论述比较清楚,有较强的说服力。研究成果如阿卜杜·穆哈辛·塔哈·白德尔的《纳吉布·马哈福兹:见解与手法》(1984)、法蒂玛·穆萨的《马哈福兹与阿拉伯小说的发展》(1999)、希扎·高希姆的《小说结构——对纳吉布·马哈福兹三部曲的比较研究》(1984)等。然而在小说语言这一重要分支上,研究者们从文学评论角度提及它时总是停留在印象式的评说,来自作者主观感受得多,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得少,结论一般都是“笔下的人物语言个性化”“平白易懂”之类的字眼。进行这样的论证实际意义不大,并不能突出马哈福兹的个人特点。从现代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有开罗大学师范学院教授穆罕默德·哈马德,他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研究了马哈福兹作品中《古兰经》句子的构成和不同创作阶段几个助词使用情况的变化。

第二类是作品内涵研究。这类研究注重发掘文本内涵,归纳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主题思想、作家思想观点以及生平等。该派大多数人为文艺评论家或大学教师,他们写作比较灵活自由,采用的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从历史主义到结构主义应有尽有。可以说,围绕着以文本为中心或以作家为中心的研究都得到了发展,但是目前缺乏以读者为中心的研究,尚未开始考察马哈福兹作品的价值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浮动、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接受不同等问题。此类研究著作

有拉贾·纳高什的《纳吉布·马哈福兹的爱》(1997),另外格里·舒克里的《归属者》(1964)已经多次再版,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的《纳吉布·马哈福兹:从杰马里叶区到诺贝尔》(1988)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还有《纳吉布·马哈福兹:半个世纪的创作》(1989)等。穆斯塔法·白尤米近年来对马哈福兹的研究取得了颇多成果,引起了广泛关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的实证研究、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不断得到继承、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用符号学理论、叙事学理论、文化研究理论等新的批评方法研究马哈福兹文学的成果。传统实证研究与新的批评理论相互交织,共同促进了马哈福兹研究的深化。这种多样化的研究转型为马哈福兹小说解读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使其超越了传统的、重视美学价值的研究模式,开始关注作品涉及的文化、社会问题。这与20世纪90年代西方盛行的文化研究相呼应,尽管活跃程度不够,但它标志着马哈福兹研究出现了跨学科特征。

赛义德·苏莱曼研究了作家所有小说中涉及对阿拉伯传统文化的吸收、运用,并于2000年出版了《马哈福兹小说中对传统文化的运用》。穆斯塔法·白尤米更为关注马哈福兹的创作与埃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联系,较有影响的著作有:《马哈福兹作品人物词典》(1997),研究其作品涉及的真实历史人物的,《马哈福兹作品中的〈古兰经〉》(1999)探讨《古兰经》对其作品的影响。在他们之前有先驱赛义德·法拉吉,在1990年的著作中探讨过马哈福兹作品中所体现的伊斯兰与西方文明的冲突。研究者们运用历史学或社会学的眼光看待作品,将文学的文本分析大量运用到文化研究中,揭示了马哈福兹作品背后的埃及社会文化框架、他的作品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不仅开辟了分析马哈福兹经典作品的新视野,还深刻展现了埃及特定年代的文化脉络和社会氛围。马哈福兹的小说创作对于埃及本土文化传统的奠定功不可没,这类研究不仅促进了埃及文化研究的发展,更意味着对马哈福兹小说产生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再认识。

埃及最高文化委员会自2008年开始推出《纳吉布·马哈福兹专辑》:第一辑《起步》(2008)、第二辑《马哈福兹与人文传统》(2009)、第三辑《历史与时间》(2010)、第四辑《马哈福兹与电影》(2011)、第五辑《马哈福兹与革命》(2012),展示了近年来埃及学界对马哈福兹研究的观念和方法在不断丰富,引进了西方不少理论成果,同时又对过去的马哈福兹研究重新发掘和认识。

目前埃及的马哈福兹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第一,大部分研究主要侧重于小说主题思想、文化内涵、作家创作意识等外部研究,对小说内部研究(形式层面)的研究还略显不足,许多研究没有很好地将批评理论与文本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论题过于集中,出现不少切入方法雷同,观点相似的重复研究。马哈福兹是一位对小说形式极为关注的作家,从形式角度对马哈福兹的小说结构、叙事艺术进行整体研究的成果还没有出现。第三,一些研究在理论上虽然有一定创新,但还难以构成对马哈福兹小说艺术形式和诗学问题的整体、系统的研究,对他小说创作风格的嬗变以及他多样的形式创新意识缺乏整体把握,这些研究领域都有待今后的研究者不断努力。第四,大多数研究是以一部(篇)小说作为分析对象的个案研究,往往以叙事的局部和细节分析为中心,缺乏一种宏观的研究视野以及对作家创作的整体把握,很容易忽略小说形式本身所具有的深刻意义。

马哈福兹是作品被汉译最多的阿拉伯作家,在我国相关译介研究的状况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20世纪80年代一度繁荣的译介奠定了我国研究的基础。首部中译本于1984年问世,至今其小说已被翻译的有26部(篇)作品。自20世纪50年代的简单介绍开始,相关介绍评论和学位论文数量都已积累不少,多部文学史以单章或单节的形式进行过整体性研究,为今后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研究体系,研究广度与深度有待推动。目前我国在此研究领域存在的空白与盲区较多,对其小说尚未进行全面研究,其电影戏剧剧本、评论等更是鲜有涉及。第三,学术视野不够开阔,理论方法有待更新。迄今为止的大部分研究从传统文学批评角度评论,未能对文本进行多角度的深入挖掘。

本书从马哈福兹的阿拉伯文著作、阿拉伯国家的相关研究资料出发,在细读作品的基础上,结合有关访谈录、专栏评论等相关材料,采用了文本细读、比照剖析、循环阐释的方法,同时还使用了精神分析学、叙事学、文体学等理论资源,力求多角度多层次地挖掘马哈福兹思想与文学的内容、意义和价值。本书在分析写作过程中,始终将文本研读放在首位,毕竟文本才是研究的出发点。

马哈福兹的思想是多元的,又是辩证统一的,正是这多元的思想因素才成就了他的深刻,才成就了他对埃及20世纪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巨大贡献,马哈福兹将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